

陈白尘文集

第四卷

江苏文艺出版社



陈白尘文集/第四卷·话剧剧本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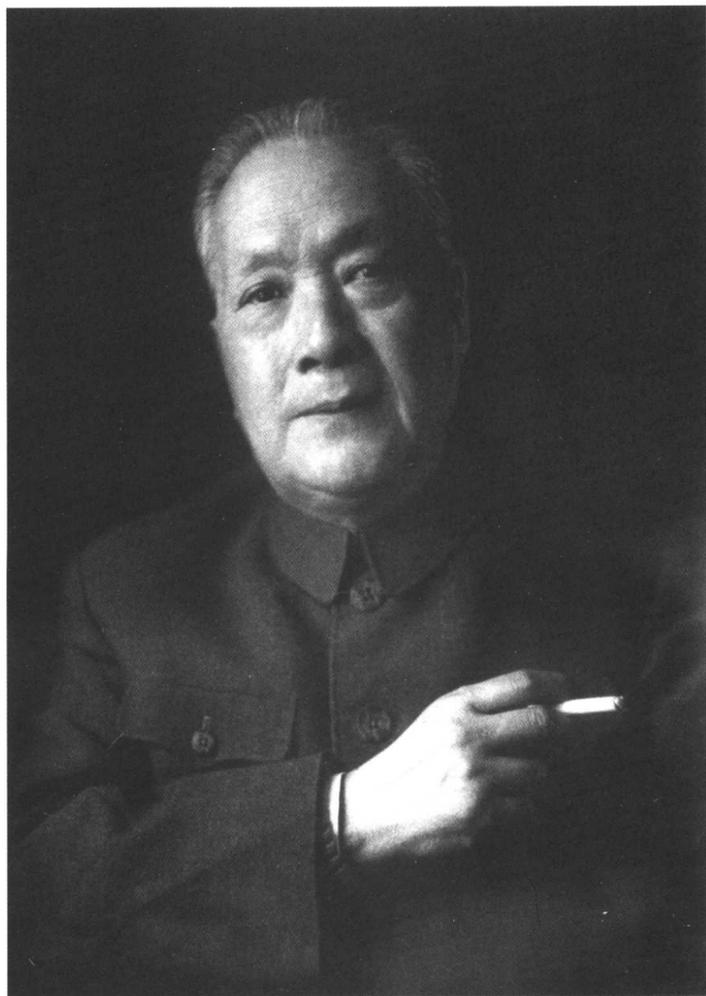
作 者: 陈白尘
责任编辑: 吴星飞 张昌华
责任校对: 诸 巍
责任监制: 江伟明 孙 慧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苏丹阳教育印刷厂

850×1168mm 1/32 插页 7 印张 15.25
字数: 330,000 1997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00册 (含精装 200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176-X/I·1096
定 价 (共八卷): 240.00元(平装) 340.00元(精装)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陈白尘

八十年代摄于南京



1946年摄于杭州

左起：陈白尘、洪深、阳翰笙、凤子、
葛一虹、赵清阁、茅盾夫人、茅盾

1985年与曹禺相会
于重庆雾季艺术节上。



1985年与黄佐临在第
四届全国剧代会上。





1978 年摄于苏州招待所



1981 年摄于青岛海滨公园



1978
年浙江省
话剧团演
出《大风
歌》剧照



1983 年香港话剧团演出《阿 Q 正传》剧照



1988年南京大学学生剧社演出
《升官图》剧照

第四卷说明

本卷共编入陈白尘 1945 年—1947 年，及 1978 年—1981 年所创作的独幕剧一部、多幕剧五部，大体按年代排次。

《岁寒图》（三幕剧）。写于 1945 年；同年 2 月重庆群益出版社出版，至 1949 年止共出版过多次；1956 年编入作者自选戏剧集《岁寒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于内容上作了一定的修改；1981 年以修改本编入《陈白尘剧作选》，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 年又以修改本编入《陈白尘选集》第二卷，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现亦据此编入本卷。

《升官图》（三幕讽刺喜剧）。写于 1945 年；先后连载于同年十一月《华西晚报·艺坛》和 1946 年 5 至 6 月《清明》一、二号；1946 年至 1981 年先后由重庆群益出版社、大连光华书店、东北书店、上海群益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多次；1956 年编入作者自选戏剧集《岁寒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于文字上作了一定的删节；1981 年以修改本编入《陈白尘剧作选》，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 年又以修改本编入《陈白尘选集》第二卷，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现亦据

此编入本卷。

《新群魔乱舞》(独幕时事讽刺剧)。写于1946年,与冼群合著;连载于1946年3月《新华日报》,署名O.S和S.Y。

《悬崖之恋》(三幕剧)。写于1947年,以俄国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作《没有陪嫁的女人》为蓝本改编;同年8月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演出时易名为《卖油郎》。

《大风歌》(七幕历史剧)。完稿于1978年;发表于1979年1月《剧本》第一期;同年9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1年编入《陈白尘剧作选》,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编入《陈白尘选集》第二卷,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阿Q正传》(七幕剧)。写于1981年,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发表于同年4月《剧本》第四期;同年8月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1988年编入《陈白尘选集》第二卷,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编 者

一九九七年十月

第 四 卷 (话剧剧本卷三)

岁寒图 (三幕剧)	(1)
升官图 (三幕讽刺喜剧)	(84)
新群魔乱舞 (独幕时事讽刺剧)	(171)
悬崖之恋 (三幕剧)	(196)
大风歌 (七幕历史剧)	(295)
阿 Q 正传 (七幕剧)	(399)

岁寒图

人物表

- 黎竹荪** 医学院教授,兼附设医院肺结核科主任。年四十余。
- 胡志豪** 助教,兼住院医师。三十余。
- 江淑娴** 住院医师。年近三十。
- 沈庸** 文化工作者。年近五十。
- 沈若兰** 沈庸之女,邮务员。二十岁。
- 黎娟** 黎竹荪之女。十三四岁。
- 黄妈** 黎娟之奶妈。五十岁。
- 工人** 肺病患者。
- 学生** 肺病患者。
- 教员** 肺病患者。
- 商人** 肺病患者。
- 农民** 肺病患者。
- 挂号员、看护
女病人、车夫**

第一幕

第一场

〔1942年冬，近寒假，某日午前。

〔后方某城市医学院附设医院门诊部肺结核科诊室。三张写字台和一张检查病人的寝台，寝台前以白布幔遮着。墙上有一些统计图表。中间一门，门外是候诊室。

〔幕启时：看护正在由通候诊室的门口向外叫唤：“四十九号。”同时，一个病人走出去。门外又应声进来了一个病人——沈若兰。看护指示她向正在为上一个病人填写病历的江淑娴走去，沈庸随后上，看护意欲拦阻他。

沈庸（指沈若兰）我是陪她来的。

〔门外有几个病人在张望。商人走到门口。

商人 小姐，黎大夫还没来？

看护 没有。（关上门）

胡志豪 (戴着口罩,挂上听筒,正在为一个工人诊断)用力呼吸……呼吸……呼吸!……

沈庸 (掏出一封信)请问黎大夫是哪一位?

江淑娴 (接信)黎大夫在替病人打空气针,一会儿就来。——哦,您是沈先生?

沈庸 是的。这是小女沈若兰。大夫,尊姓?

江淑娴 江。您请坐,黎大夫马上就来。——对于沈先生,我们是久仰了,前几天我还听了您关于国际形势分析的演讲哩!

沈庸 哦哦,你们大夫们也敢去参加那种会?

江淑娴 (一笑)是个朋友拖去的。——沈小姐有什么病?我先检查一下好么?

沈若兰 好。(随江淑娴进幔子里去检查)

胡志豪 (戴着口罩在写诊断书,褪下口罩问)最近一次吐血是哪一天?(又忙戴上口罩)

工人 大概是五天前,上午在车间值班的时候,忽然觉得一阵难过,就连吐了三口血,颜色是……

胡志豪 (不耐烦,连口罩都没褪)知道了,知道了。你刚才说,胃口不好,——吃不下饭是什么时候起的?——简单点,别噜苏!

工人 大概是……

胡志豪 (命令地)不要大概!要确切日期!

工人 是。我想有年把两年了。

胡志豪 (示以白眼)又是你“想”!你们这些人真没有办法!

[江淑娴领沈若兰出。]

江淑娴 平常咳嗽吗?

沈若兰 (摇头)没有。

江淑娴 每天下午发热?

沈若兰 没有注意过。

江淑娴 吐过血没有？

〔沈若兰摇头。〕

江淑娴 胃口怎么样？

沈若兰 吃不下。

江淑娴 那么你最近是否比以前瘦了？

沈若兰 (点头) 嗯。

江淑娴 睡眠不很好吗？

沈若兰 嗯。

沈 庸 (补充地) 大概每天只睡三四小时。

江淑娴 经常感觉疲倦吗？

沈若兰 (点头) 是的。

沈 庸 所以邮政局里同事们，都以为她懒得很。我知道她其实是提不起精神来。

江淑娴 哦，那么夜里盗汗不？

沈若兰 不知道。

胡志豪 (大声向工人) 我跟你讲，你这个病呀，很重！是肺病，懂不懂？

工 人 (大惊) 肺病？……

胡志豪 (着重) 肺病！肺结核！就是你们说的痲病！肺痲病！懂不懂？(公式地说下去) 这个病呀，很麻烦！要休息，要吃得好好，睡得好，不能做事，不能劳动。——马上回去躺下来，最好是抬进肺病疗养院！不许起床，起码要睡上一年！不许动！

工 人 (惊呆了) 是……是……

沈若兰 (也为胡志豪的话所惊呆了) 这样严重？……

江淑娴 你别管他！——家庭里别的人得过肺病吗？

沈若兰 没有。

沈庸 她的母亲早去世了，可不是肺病死的。我自信也没有肺病！（微笑）

江淑娴 （笑）是的，是的。（但在注意地窥察他）

沈若兰 （恐怖起来）……那么我？我一定也是肺病？

〔沈庸向江淑娴示眼色。〕

江淑娴 嗯，这倒不一定，把你的痰再拿来验验吧。

工人 （大声）大夫，我是一个工人，睡下不动是办不到的……

胡志豪 办不到也要办到！——这是病！（走去洗手，向看护）还有吗？

看护 还有好几个！

胡志豪 要命！要命！已经快十二点了！

看护 （开门，向外叫）五十号！

〔人丛中走出教员，踌躇不前。〕

教员 我，……我想等黎大夫来。

看护 不行！你没有挂指定特别号！

〔胡志豪愤愤地一瞥。〕

工人 （追着他）大夫，我是躺不下来的！您给我点什么药吃吃吧！

胡志豪 （大声呵斥）躲开！你这个病是没有药可医的！你这是肺病！肺癆病！懂不懂？

工人 唔唔，对不起，大夫。（惶然地退下）

〔门外的病人起了点骚动。纷纷招呼：“黎大夫！黎大夫！”〕

〔黎竹荪大夫上。〕

〔商人、教员、学生均一拥而入。〕

商人 （亲热地）黎大夫！黎大夫！请问我照的 X 光怎么样？

教员 黎大夫，今天请您给我瞧瞧。

学 生 黎大夫，黎大夫……

黎竹荪 (向众人陪笑)哦哦，对不起！对不起！诸位都请坐一会儿！

胡志豪 (恶意地)五十号！这儿！

黎竹荪 (向江淑娴)江大夫，怎么样，有问题吗？

沈 庸 (向前)这位就是黎大夫？

江淑娴 是的。这位就是沈庸沈先生，这儿有封介绍信。

黎竹荪 (一见如故)哦！您就是沈先生？我对您真正是久仰了！对不起，您久等了把？

沈 庸 您别客气！

江淑娴 这就是沈先生的小姐。正等候您的最后诊断哩！

商 人 (等不及)黎大夫，黎大夫！请问我前天照的 X 光到底怎么样？

黎竹荪 好，好，我先替你查查。(向沈庸)沈先生，对不起，请等我五分钟。(从抽屉里取出 X 光检验单来，向商人)你来，你来。

[看护引导学生到另一张台子旁，由江淑娴诊视。

商 人 (紧张地)怎么样？怎么样？黎大夫。

黎竹荪 告诉你，你可别喜欢得跳起来！

商 人 哦！

黎竹荪 如今你两边肺上完完全全都清楚了！

商 人 (愣了半晌)哦！……(作揖打躬)谢谢！谢谢！黎大夫，你真是救命菩萨！

黎竹荪 (也有一种快乐)恭喜！恭喜！

商 人 (再脱帽行礼)谢谢！谢谢！

黎竹荪 (警告地)可有一桩：不能喝酒！不能抽烟！

商 人 一定听您的话！一定听您的话！

黎竹荪 (笑)可是更不能打麻将哟！

商人 不打！不打！再打砍断我的手！（走）

黎竹荪 （大笑）……哎！你就走了？

商人 哦，不，不，我马上就来。我打算先回去告诉我的家里，让他们喜欢喜欢。

黎竹荪 我要求你一件事。

商人 您说，您说。

黎竹荪 你的病我给你治好了，以后……

商人 我一定给您扬名！……

黎竹荪 （大笑）哈……

商人 我还要给您登报鸣谢哩！

黎竹荪 （严重起来）不行，不行！那我可不答应。

商人 （大窘）那，那……

黎竹荪 我也不是江湖医生，你可不能那样侮辱我。

商人 （手足无措）那么，那么……

黎竹荪 我只要你做一件事：但凡遇到肺病病人，你得把他拖到医院里来！

商人 哦，哦。

黎竹荪 你害过肺病，你知道这苦楚。一发现有肺病嫌疑，就劝他到我这儿来！

商人 这一定办得到！一定办得到！

黎竹荪 （向沈庸）沈先生，您不知道结核病如今是如何猖獗！

沈庸 （不甚热心）是的，是的。

商人 那么黎大夫，对不起，我先回家去了！（转身就走）

黎竹荪 哎哎！回来！

商人 （不想回来，在门口）嗯？

黎竹荪 帽子！帽子！

商人 哦哦！（抓了帽子就跑）回头见，回头见！（下）

黎竹荪 (大笑)哈哈!……(向沈庸)哦,对不起,您久等了。(向沈若兰)沈小姐,你怎么样?(看记录)

沈若兰 黎大夫,请您简单地给我个答复:我的病到底是不是肺病?只要您说声“是”或者“不是”。

黎竹荪 唔……(沉吟)
〔沈庸向黎竹荪使眼色。〕

黎竹荪 好,让我看一看,(看记录)你没有咳嗽吗?

沈若兰 没有。

黎竹荪 吐过血吗?

沈若兰 没有。

黎竹荪 夜里并不盗汗,是吗?

沈若兰 不知道。

黎竹荪 你的母亲和父亲(注视沈庸)都没有肺病,是吗?

沈庸 都没有。

黎竹荪 (再看沈庸)嗯,是的,是的。我想你多半是贫血。好,礼拜五来,把你吐的痰带来再验验看。

沈庸 黎大夫,谢谢您了!

黎竹荪 沈小姐你安心地工作好了,如果疲劳,就休息休息。礼拜五再来。

沈若兰 (惊疑不定)唔,谢谢您。(走)

沈庸 (忽然想起似的)哦,黎大夫,范凤生先生和您是老同学吗?

黎竹荪 (恍悟)唔!是呀是呀!沈先生认识他?

沈庸 也是老朋友呀!怎么样,您知道他的下落吗?

黎竹荪 知道知道。那么沈先生,您再坐下谈谈吧。

沈庸 好的,好的。——若兰,你先坐车子回去吧,我和黎大夫谈谈就回来。